

“暗恋”五度 一票难求

——宁波话剧市场火热背后的冷观察

本报记者 崔小明 周燕波

7月16日、17日，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连演两场《暗恋桃花源》，约3000张门票在大麦网上两分半钟即被“秒杀”，最便宜的票价180元，最贵的1280元，一点也不打折扣。这已是《暗恋》第五次来宁波演出。时隔一周，被誉为台湾话剧巅峰之作的《宝岛一村》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连演两场，同样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。9月3日，《我不是李白》将第五次来宁波大剧院演出，已经引起众多“白迷”的围观……上述种种，是否意味着宁波话剧市场渐渐走向成熟？

■话剧在宁波多年“水土不服”

话剧作为一门舞台艺术，自有它的忠实“粉丝”。岑颖是宁波效实中学话剧社的指导老师，她说看话剧和看电影看电视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看电影电视，中间隔了一块银幕（荧屏），总有一种距离感。而在剧院看话剧，台上台下浑然一体，观众既是看客，也是参与者。“每当大幕拉开，你会感到一股文艺之气扑面而来，演员、布景触手可及。演员细微的动作和表情会带着观众同悲同喜。”岑颖称话剧是最让人“走心”的舞台艺术。另外，由于话剧最能检验演员的演技，为此众多影视明星乐于登上舞台释放激情，并以话剧演员的身份为傲。

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话剧在宁波“水土不服”。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、国家一级编导王晓菁至今仍清楚地记得，1993年被誉为“中国话剧第一团”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，携经典剧目《狗儿爷涅槃》来宁波演出时的情景，“那会儿我还是个学生，但因为从小看戏，对这部戏期待已久。”但演出当晚，她发现上座率竟然不足4成，据说其中70%的观众还是剧院组织来的。“北京人艺”在宁波遭遇“滑铁卢”，导致外地话剧团和宁波各个剧院都不敢贸然引进话剧。此后多年，话剧一直行走在宁波艺术舞台的边缘，甘当戏曲的“绿叶”。进入新世纪初，这种状况未得到多大改观。

岑颖记得她曾经看过一部山西省话剧院的《立秋》。该剧获奖无数，但在宁波尴尬依旧：岑颖发现演出时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。2003年，一部名为《生死场》的实验话剧被引进宁波，后因戏票基本没卖出，演出被迫推迟。同年10月，由喜剧明星蔡明担纲的大型话剧《见人说话》，同样因为售票不佳，原定两场演出被迫取消一场。2004年，百老汇经典舞台剧《蝴蝶是自由的》中文版在上海、北京、长沙、海口、福州等地巡演，均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。而巡演到宁波时，零售窗口售出的戏票只有几十张，后来靠一些企业团购，演出才得以如期举行。据了解，当时的票价并不贵，最高只卖260元，最低仅60元，教师、学生、军人、离退休老人等还可享受7折优惠，而这部戏当时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时，最高票价是800元。

■多年培育，话剧市场“渐成气候”

2004年底，宁波大剧院投入使用，我市从此拥有了一家硬件设施达到全国一流水准的剧院。大剧院领导班子到上海等地考察发现，上海话剧团曾经也遭遇过宁波一样的尴尬，但经过十多年培育，如今风生水起，市场越做越大。宁波大剧院决定将话剧作为主打产品进行开发，但他们调整了思路，不再动不动就引进阵容庞大、演出成本高的经典剧目，而是以市场为导向，突出娱乐性，可以不赚钱，但不能亏太多。他们把目标群体设定为学生和年轻白领。当时引进的一些小制作话剧，每场演出成本大约在3万至5万元之间。票价走低端路线，30元到80元不等。每个月保持一至两场的演出频率。零售市场卖不动，就到银行、保险、地产等

行业推销团票。“宁波青年话剧节”也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。一个月集中组织七八场话剧演出，吸引年轻观众观看、研讨、撰写评论。岑颖作为当年宁波青年话剧节的积极参与者，至今记得，《我不是李白》《我不是李白》《单身公寓》等反映都市男女生活的话剧，深受大家的喜爱，很多年轻人就因为这几部剧与话剧结缘。宁波大剧院总经理郑峰说，宁波青年话剧节至今已经举办多届。“经过6年努力，宁波的话剧市场逐渐被‘焐热’，拥有了一批忠实观众。大多

这一年7月，由袁泉和王洛勇主演的话剧《简·爱》登陆宁波大剧院，获得成功。同年10月，由著名导演田沁鑫操刀，袁泉、秦海璐等重量级演员领衔的话剧《青蛙》，在宁波大剧院连演两场。宁波大剧院总经理郑峰感慨：“一部话剧连演两场，这在10年前是不敢想象的。”

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投入使用后，宁波的话剧舞台多了一个“新伙伴”。文化广场大剧院利用保利剧院的院线优势和新颖的营销模式，引进了多部在全国有影响的话剧，提高了宁波话剧市场的品质。



①



②



③



④

①2009年1月12日晚上，葛优主演的话剧《西望长安》在宁波大剧院火爆上演。

②2013年7月10日晚，袁泉主演的话剧《简·爱》在宁波大剧院上演。

③2010年5月3日，明星版话剧《我爱桃花》登陆宁波逸夫剧院。图为该剧主角影视明星梅婷为观众签名。

④2009年5月8日晚，姚晨领衔主演的话剧《杜拉拉》在宁波逸夫剧院上演。（摄影 周建平）

数人已习惯于买票看剧，而不是到处找人要票“看白戏”。

郑峰明显感到话剧的售票压力在逐年减轻，“我们不用再四处拉赞助，托人情推销团票，一切按照市场规律走，逐渐摸准了宁波话剧观众的文化需求和消费能力。话剧看多了，宁波观众的欣赏品位随之提高，大制作经典剧目‘王者归来’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。2012年4月，改编自老舍名著《四世同堂》的同名话剧在宁波演出，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。这部“京味”十足的经典大戏，在宁波并没有出现“水土不服”的尴尬，令业内人士惊喜。但明眼人还是看到了“一票难求”背后的明星效应。这部戏当时云集了黄磊、雷恪生、朱媛媛、辛柏青、秦海璐、陶虹等多名当红明星。业内人士提醒宁波大剧院，不要轻易让熠熠生辉冲昏了头脑。但到2013年，几部大戏接连演出成功，让人确信宁波话剧观众的品位已经完成了迭代更新。

■发展壮大话剧市场，任重道远

业内人士认为，在舞台艺术中，话剧欣赏的“准入门槛”比音乐、戏曲都低，既不像音乐那样需要长期熏陶，也不像戏曲那样会“听不懂”。所以话剧的受众面应该更广，市场更大。但宁波的话剧市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，目前还面临一些问题。

一是观众的人口基数不大。据估计，宁波的话剧观众群体就几千人，这与宁波的人口基数和经济地位不相称。宁波的电影市场在全国同类城市名列前茅，但话剧观众却相对不足。由于话剧观众基数不大，导致话剧市场的运作空间非常有限。据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营销总监吕翔介绍，他们引进一个演出团队，通常只能演一场，第二个场门票就卖不动了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观众的利益。吕翔解释道：宁波不是话剧的原产地，从北京、上

海等地引进话剧，要管整个演出团队的吃、住、行，这些费用摊到演出成本上，同样一部戏，宁波就要比北京、上海高出20%。一部戏如能连演三五场，成本摊薄，整个市场就会受益。业内人士指出，大学生是话剧观众的生力军，要充分挖掘宁波各高校的潜力，发挥高校话剧社桥梁纽带作用，让话剧在高校生根发芽，进而让更多的市民爱上话剧。

二是产业链单一。话剧从剧本创作到演出，有一条很长的产业链，比如剧本创作、表演、舞美、灯光、评论等。每个环节都是一个产业，每个产业的从业人员，又辐射、影响、粘着一批观众。而宁波经过10年的市场培育，仅在演出终端即产业链的最后一环小有成就。尽快融入话剧市场的全产业链中，该是宁波文化大市建设的题中之义。

三是观众的消费心理还不够成熟，关注明星重于关注话剧本身。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的吕翔说，《暗恋桃花源》五度入甬仍然一票难求，大部分人还是冲着明星来的。据了解，早在2008年《暗恋》剧在宁波大剧院演出时，因为是赖声川导演，又有黄磊、袁泉、谢娜、喻恩泰、田雨等加盟，成为宁波大剧院开放以来最火的一场戏。而最近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上演的《宝岛一号》，就品质而言，并不差于《暗恋桃花源》，但票房则略逊一筹。过于关注明星而忽视剧目本身，是观众不成熟的一种表现。观众追星可以理解，业内人士却要清醒头脑。

■哪些类型话剧，更受市民青睐

作为二线城市，宁波的话剧市场受大环境尤其是上海话剧的影响很大，但也能海纳百川，包括对“京味儿”大戏的欣然接受。但据宁波几大剧院老总介绍，近年来，宁波观众主要还是偏好这几类话剧：

一是搞笑娱乐类。宁波大剧院总经理郑峰说，现在人生活节奏快，工作压力大，一部话剧能博人开心一笑，比啥都强。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等单位出品的经典英国闹剧《糊涂戏班》在宁波大剧院上演就很受欢迎，其不按常理出牌的节奏、令人捧腹的情节不断戳中观众的笑点。同样深受宁波观众喜爱的还有开心麻花爆笑喜剧系列。《我不是李白》五次来宁波演出，次次都能收获高票房。去年其出品的《羞羞的铁拳》在宁波大剧院演出，宁波观众爱屋及乌，票房也很好。郑峰说，开心麻花是一家民营剧团，对市场的嗅觉非常敏锐，他们出品的开心系列贴近实际，反映生活，其成功之道值得业内人士研究和思考。

二是悬疑惊悚类。悬疑剧情诡异，悬念重重，舞台设置、灯光音效营造出的惊悚氛围，引人入胜。年轻观众非常享受这种和现实生活反差较大的气氛。宁波观众尤其钟爱阿加莎的作品。《无人生还》胜人一筹的地方在于其引人入胜的剧情和巧妙的构思。资深戏迷评价说如果话剧因矛盾而精彩，《无人生还》无疑是集中了所有的矛盾。阿加莎的另一部名著《捕鼠器》自上个世纪50年代在英国首演以来，已连续演出了60余年，成为戏剧历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一部舞台剧。上海现代人剧社将《捕鼠器》全新中文版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，在宁波大剧院上演后受到追捧，上座率达到八成。

三是网络文学类。现在很多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来自网络，根据网络文学改编的话剧如《乌龙山伯爵》《李茶的姑妈》《夏洛特的烦恼》等，也受到追捧。其中改编自网络文学的话剧《甄嬛传》在宁波演出也很成功。这主要是受益于《甄嬛传》的品牌效应。兼具网络文学和惊悚剧为一体的话剧《鬼吹灯》在宁波大剧院上演，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，很多还是一对对的情侣。毕竟，能亲临现场参与“盗墓”，也是不可多得的生活体验。

胡逆风的诗联人生

赵淑萍

胡逆风是一位“网红”。只要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上键入他的名字或网名“联部尚书”，满屏都是他撰写的诗词、对联。篆隶草楷行，他几种字体都会。他的博客访问量达到45万人次。中华粹网、汉诗网、诗苑等网站，至今留着他十多年前的旧作。

胡逆风性格豪爽，谈风甚健。两道粗黑的关刀眉，右眉上一颗痣，一笑，一股憨态，很有喜感。他早年做过医院检验科的医生，后从事医疗器械经营。如今，他大部分的精力花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，读书、临帖、写对联，和朋友诗酒相和，然后把一天的“作业”传到博客、微博、微信朋友圈……

胡逆风自小喜欢书画，但没有受过正规训练。二十岁不到，他分配到慈城保黎医院工作，业余，想学画，求教甬上名家凌近仁先生。凌先生看了他的画和字，说“要学画，先写好字。”于是，他就一门心思学字。经常去凌先生家求指点。“凌先生住在慈城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。每次我习完字，不管白天还是夜晚，凌先生都要送出来，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外，风雨无阻。”让胡逆风印象最深的是，凌先生和蔼可亲，毫无架子。每次“检查”作业，总是以鼓励为主。看到写得不好的地方，顺手抓过一张写过的纸，翻个面，就用毛笔示范起来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宁波不少店铺的匾额，是由凌先生题写的，比如状元楼、一言堂、宁波五金交电商店、宁波华侨饭店等。慈城的师古亭、朱贵祠等名胜古迹也留下过凌先生的手迹。凌先生题字，几乎不收润笔费。凌先生曾对胡逆风说，“我有劳保工资，吃得过用得过，为什么要收人家的钱呢？写字作画本来就是自己喜欢做的事。”胡逆风跟凌先生学书两三年后，凌先生回宁波，常住寺院。“那时年轻，贪玩，凌先生离开慈城后，我就不怎么写字了。后来，我重拾书法，心里很后悔，怎么就荒废了那么多年呢？”胡逆风说。

尽管在凌先生那里读书时间不长，但先生的言传身教，对胡逆风影响很大。随着他在“律诗对联界”名气日盛，不少人向他索要墨宝，他总是慷慨应允。且根据不同人不同的性情和人生经历撰写对联，有些还裱好后送去，分文不取。至今，他落款后赠送友人的嵌名联就有500多副。

1989年，胡逆风看到一本《古今楹联拾趣》，一看，就爱不释手。特别是书中的机巧对（趣联），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至今还记得那个有趣的对联故事：纪晓岚幼时聪敏过人，其塾师石先生甚爱之。纪晓岚利用功课闲暇喂一只家雀，喂好后塞进墙洞里，再用砖头把洞堵上。石先生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怪其不务正业，便偷偷将家雀摔死又放入洞中，然后在堵洞口的砖上戏题一上联：“细羽家雀砖上死”。纪晓岚下课后又去喂家雀，看到这幅光景，知是石先生所为，便在旁边续对下联：“粗毛野兽石先生”。石先生看到野禽大为恼火，但又不得不赞叹这对联对得工整。

胡逆风喜欢上对联后，购买了各种关于对联的书籍，自学平仄、格律。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兴起，他就在网上跟别人对对联。特别是在中华粹网网上，他取名“逆风行舟007”，专门和人打对联擂台。后来，又开辟“诗钟”“无情对”版块，他都担任首席版主，专门点评对联。

那时，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泡在网上，每天，总是第一个到论坛，最后一个离开。他对对联的速度极快，被人称为“快舟”。他熟捻诗词典故，精通格律，他上的对联，工整、典雅，大家心服口服。网络对联大赛，常请他去当评委，全国各地的诗词楹联爱好者，



▲胡逆风生活照



▲胡逆风创作书写的东钱湖接峰寺联

者团体也请他网络授课。一年，广东小榄的全国菊会，有一项活动就是网上征集对联。他担任点评工作。其间，他每天要评几十副对联，三小时内，把点评意见发上去。“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六年，后来，我退出了。我玩透了。网上对联我对过几万副。后来，看到有些上联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是从哪里搬来的。”

离开那些网站后，胡逆风乐做“命题作文”，尝试用不同格式为友人拟嵌名联。同时，还写格律诗。一次，他去参观书法展览，发现更多的跟他同时学字的人，好多水平在他之上了。他受到触动，又开始练习书法。写诗、对对联、练书法，除了技巧外，更多的是看一个人的文化底蕴。他进行了大量的阅读，读文学作品，也读一些专业书籍。比如《说文解字》，至今已反复研读了几遍。他每天给自己安排阅读的时间不少于3个小时，有时还会给自己下死命令，如：三个月内必须把《唐宋词一百首》背诵下来。“开卷有益，有时候对自己就要‘狠’一点。”他玩笑着说。

胡逆风加入的协会很少，除了中国楹联学会。但他热衷于以文会友。有一次，他参加了杨古城先生组织的文保游。四天里他写了八首诗，七个嵌名联，有些都是在车上完成的。同行的沈小英是一位退休老师，她从事文保志愿者活动已经二十多年。这次活动，她负责后勤工作，每到一处，都是她去买菜。沈老师口才好，声音悦耳。于是，胡逆风当即拟了一副嵌名联：“小弦一曲通宏律，宏辩只言听妙音”。巧的是，沈老师特别喜欢音乐，这副对联可谓“一矢中的”。

胡逆风给杨古城先生写过一副对联：“古风习习梳霜鬓，城韵依依歌绿杨”，很准确地概括出了杨先生的精神气。

因为写对联，胡逆风认识了很多朋友，留下了不少趣事。沙孟海先生的外孙胡戡戡，一副嵌名联，这对胡逆风来说是个挑战。ABB式的名字不好写，而且“戡”意思为一种小型的秤。略加思索，他写下“见仁见智余人意，戡重戡轻古月心。”胡戡戡很是满意。

51岁那年，胡逆风写了一首自嘲诗，其中有一句“遣句常随兴，拥书甘守贫”。各地诗友、联友纷纷韵和诗，他恰好收到51首诗。“有字珠玑贵，拥书何所贫”“集句聊酬友，法书不售人”……看到这些诗句，你会觉得，致力于国粹，有文人气质，彼此惺惺相惜的大有人在。